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三　本傳十二　附見四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隋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隋河東栖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傳四

隋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慧弟）

隋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隋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隋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隋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隋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善智　道判）

隋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郎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偏練六經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窮象繫奇邃精采乃先授以

承

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
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
會深異也曾有一婦失物就會決之
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辯之應聲
荅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婦驚喜曰
實如所辯遷曰兌是金位字腳兩垂
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志蓋若
爲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
鬆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
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
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爲白也兌字
上點表鬆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
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然
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
俙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賓顧多
懃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
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經一覽
義無重問于時擾宗儒學獨擅英
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
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
無非耳目之說其勢亦可知之未若
李莊論大道周易辯陰陽可以悟幽
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

本也當時先達頗異其幼年致或抗

言褒貶者遷辯對縱橫詞旨明爛
無不挹謝其聲實自尒留心庄易歸
意佛經顧預深衣得通幽極二親愛之
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
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
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
子骨法當類弥天自揣澄公有慙德
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屬伸
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
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有一
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
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恠而撿覆
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
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
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迹極多備見
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
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
佛法綱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
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騖遷性不競
涉高謝世利眾咸推焉客謂人曰學
為知法法為修行豈以榮利即名為
道泰世道恒削迹巖藪誠有由矣遂

亮形林慮山黄花谷中淨國寺蕭素
覃思委身以道有来請問乍為弘宣
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攝伽地持起信
等咸究其深賾嘗尋唯識論遂感心
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醫術經情夜夢
月落入懐乃擘而食之脆如氷片甚
訶香美覺罷所苦痊復一句有餘流
味在口因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改
名以為月德也尒後每授人戒常云
於我月德前三説受菩薩戒逮周武
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迹
金陵結侶胥征間行假導多被刧掠
進達壽陽曲水寺顧法属曰吾等薄
運所鍾屢逢群盜若怨結不解来報
莫窮衆可哀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
什物為賊營懺冀於来世為法知識
既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
誠齋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
掃衣分衛攝念無為時與同侶談唯
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璀等並陳朝
道軸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玄
門璀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
沙門智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塗

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于冊叙而高
沖奥有欲以聞天子者遷預知情事
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淒夷所
以冒死浮江得叅梵侶生平果志遂
得有餘結援時榮幸願緘默惟有
國子博士張機每申盡礼請法餘景
時論莊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
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
為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
宗至於思攡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
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彼之
家國承周道失御隋歷告興遂與同
侶俱辭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去
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命章賦詩
曰生平本胡越閡吴各異津聯翩一
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
始得申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
向涇河道慧業日當新我住邗江側
終為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
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沾巾餘之名
德並有緘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辭袂
登石頭岸入舟動檝忽風浪騰涌衆
人無計遷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

續高僧傳卷第六　第六張　承　幸

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聞大教請傳風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為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罽賓為羅剎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舉為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抽之遂因斯住為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為始也徐州揔管穀城公蕭緒率諸僚佐擁簪諾承盡弟子之礼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奬有緣於慕聖寺多搆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揚州承風思展結為良導及諸道俗行頻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遠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過雲霞香花翳日月柴門一國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携其家屬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

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
泣都繞了復迎還北國轉法輪聲名
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
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叙妙因勤精
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
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
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
即来儀以淡勞望弟子之内開解法
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
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
觸途草創弘奬建立終藉通人京邑
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為惠殊廣
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
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
僧休濟陰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
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達所賓
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
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勑所司並於
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
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
勑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
于斯時也宇内大通京室學僧多傳
荒遠衆以攝論初闢授誠請祈即為

敎弘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
躬處坐端攝經禀義自是傳燈不絶
于今多矣雖則宗寓穿鑿時有異端
原其解起莫非祖習故眞諦傳云不
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
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
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既達并部又詔
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内與御
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
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
昔周武御圖弥滅三寶衆僧等或剗
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
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来投聖德
兆雖屢蒙招引度脫而来有先後致
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
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
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
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
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尋
下勅爲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
勝光寺即以王爲檀越勅請遷之徒
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
僕射高熲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

蔡國公光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
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孔門
儁乂屈膝倉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
莊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
遷既為帝王挹敬候伯邀延抗行之
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
二是非論以示諸己其詞曰夫自是
非彼美己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
舉世紛紛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
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
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
俱有四更爭為因五迭不相及六隱
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
是非老別十無是無非初明無適主
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
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
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
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
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為之者莫不致
敗可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
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彼乃勅蜀王
布圍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遂一獸
入數黨中既失蹤跡但見滿黨破落

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
此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播墜
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碑
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獨目增慟有
心無事帝聞惘然曰弟子庸朽無拱
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
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
仰所在官司精加撿括運送隨近寺
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撿
挍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寔有功十四
年祡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
貫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尋勑率
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
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勑河南王
為秦岳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
也齊主為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
陽王為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
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其為世重
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
門以一顆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
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
莫知所之後龍飛之後追以萬機未
遑興盛仁壽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

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
各專意命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
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
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
帝意悟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
為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帝以
遷為蜀王門師王鎮梁益意欲令往
蜀塔撿挍為功宰輔咸以劒道危懸
塗經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
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
祥瑞以狀帝心將造石函於寺東北
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
大小平正取為重函其內自變作雙
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
獸龍象之狀花蕚旋轉之形以事上
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勅於五十餘州
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叙之四
年又下勅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
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
遷寔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
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
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
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勅曰

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
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
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
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
司具礼即以遷為寺主既恩勑爰降
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
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有像放光
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勑問遷曰宮中
尊像並是靈儀比来修敬光何不見
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
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
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
帝曰何者是耶荅曰佛為世尊道為
天尊帝為至尊尊有恒政不可並治
所以佛道弘教開示来業故放神光
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
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悅遷
美容儀善風韻故臨機荅對如此又
器宇俶雅含垢藏疾妙於定門練精
戒品天性仁慈棄於貪競雖帝王贈
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衆或
濟接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
飾華綺內有關斋外屏名利顯助弘

道實心幽隱立志清簡不雜交遊時
俗頗以踈傲為論深鑒國士而體其
虛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
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
師破執入理世長勝我斯言合也而
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沉鬱合
豪未能加也夙感風痾之疾運盡重
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業
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
勝光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
當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偃
至喪所雖遭遮約終不肯去見人哀
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無聲與
食不噉常於靈所右縈而卧既舉柩
隨行大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
及下葬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為防
畜將非冥衛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
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惟
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還房屬於
陷角故有先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
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
嚴麗故信常傳寶樹宮闕欝然相
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還獨處金臺

為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盡感猶希
況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
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
講停務皆傾渴奔注有若不足也又
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實等疏九識四
月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揔二十餘
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為之行狀
飄纊終始見重京師

釋僧淵姓李廣漢郪人家本巨富為
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
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久口噓
喝之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
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
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
動坐則儼而加趺眼光外射焰焰發
越容色王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鍾響
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
井文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
異之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
興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
無遠近經耳不忘縕括懷抱奉戒守
素大布為衣瓶盋之外無所畜積與
同寺發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

奘傳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

岵寺沙門僧實者禪道幽深帝王所
重使從學定諮示知津經涉炎源詳
覈詞義淵研精定道歿傳通經術丘
素草棄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
寺割東行房以為私宅餘者供官隨
氏運開更新締搆領匠伐木連雨兩
月淵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
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藏開用
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
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
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浸溺者衆便
於南路欲架飛橋則扣此機衆事咸
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内造七星橋
造三鐵鎖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号
鐵鎗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頃便祈禱
方為出水淵造新橋將行竪柱其鎖
自然浮水来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
投水道俗歌謡于今逸耳淵歿二師
並為物軌晨夕問法無斁遺寄歿以
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寅時告弟
子曰三界無常吾其化矣言終神謝
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淵闍之憫

然曰彀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遘疾

遺語同塵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
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葬於九里
堂焉刊石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為之文
釋真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
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
魏向侯陳陟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
鄉真早猒身城父母留礙逼納妻室
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湼而逾淨開皇
十二年時及冠二親俱往既將出
俗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為解髮咎
給道具送往居寺真往陝州大通寺
清禪師所出家受具清亦以學方次
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
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兩載備採幽
致又詣衛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授
夕悟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略貫終始
禪侶三百咸詠譽馳詢摩其頂堪傳
燈法令往山西答諸未悟真以學日
既少恐有差分更往陶研乃經兩載
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
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号幽絕
山勢竊美因登遊觀又為留連夏坐

栖之又陳禪道至秋擇地無越晉川
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剏築禪宇四衆
爭趍端居引學蔚成市士有八載
成就極多栖巖傑昇寂稱深入仁壽
四年召與僧名住栖巖寺其為人也
諒直剛決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
可觀獨處樂靜不希華靡大業元年
餌黃精絕粒百日撿校教授坐禪礼
懺不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便
休服餌於閑田原北抔盤谷夏坐虎
窟虎為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
神卿度時分如有遲延必来警覺以
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
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夕神彩
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
聞異鍾聲幽淨異香充蔚斯相既至
溘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闍維收骨
起塔於麻谷

釋慧瓚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
清貞自遠承稟玄奧學慕經紀受具
已後偏業毗尼隨方聽略不存文句
時在定州居于律席講至寶戒法師
曰此事即目卒難制斷如何瓚聞之

私賤其說時襟中有錢三百乃擲棄
之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翦避
地南陳流聽群師咸加芟改開皇弘
法返迹東川於趙州西封龍山引攝
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手談文義
宗重行科以戒為主心用所指法依
為基道聞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
悟以離著為先身則依附頭陁行蘭
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
相依數盈二百繩牀道具齊肅有儀
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晉名行
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
鎮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
化寺承斯道行延請居之僧眾邕熙
聲榮遂口至於黑白布薩要簡行淨
之人知有小僁便止法事重過則依
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驗緣
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弥信行重斯正
業從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
子明胤禪師遵崇行法晚還鄴相方
立部眾及獻后云崩禪定初搆下勅
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
道次逢迎礼謁脩敬帝里上德又邀

住于終南山之龍池寺旦夜請誨聞
所未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
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
崇先範立像晉川見别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
出家曰在于周世備聞正教親奉明
師意在定林情無極溺住帝京陟岵
天宮二寺往来居止通慮為先逢於
廢教退僧潛匿城市内持道服外假
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
人之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逾
前總文帝聞純懷素請為戒師自辞
德薄不敢聞命帝勤注不已遂處禁
中為傳戒法四事厚礼不勝其供辞
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
曰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銷遂行方
等懺法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撿
失除食便利餘無閑廢嘗於道場
然燈遂感燈明續焰經于七夜不添油
炷而光耀倍常私密異之為滅累之
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内忽然不
見乃經再宿還来本處而油滿如故
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

昇降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
識者以為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
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
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絕乃屏除法
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傭作事訖私去
有與作價反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
破壞塵垢皆密為洗補跪而後處及
巾履替藉穢汙臭處皆縫洗鮮全其
例甚衆或於靜時捷廁擔糞有客見
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為
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岨躬事
塡治因而勸俗相助平坦有來覲錫
皆悵然不樂口云愛賊既來獄王潛
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施大
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
之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
門首皆迴與僧而自着糞掃袈裟內
以布裙又無腰襻以繩扠束如中國法
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敢受者以為
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敘云余初出
家依于山侶晝則給供清衆暮則聚
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
地經論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

行等并講晉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
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
內為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
故貧窶之士聞紇之入內也要必有
賜並聚集街首待施而還仁壽二年
遂覺不悆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
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
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
来命我但以諸天耆樂音不許之由
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
衆生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
弟子為建大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
並在紇前有雙鴿飛来入紇房內在
衣桁上注目看紇雖人觸捉都無有
懼紇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
甚人有問者必誡以法行不久得曰
纔聞云我不覺忽乘白鴿也此乃妄
業耳何由可往因設齋食與諸舊別
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
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
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
年五月十二日也瑩於白鹿原南擊
龕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

續高僧傳卷第廿六　第三張　承　米

觀身肉皆盡而骸骨不亂弟子慧郎
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貌
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吳孫褒美
嚴德為敘贊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
行為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
穆識悟清爽文藻摛被聞于京華
集十卷頗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
應山王安寺為輝禪師弟子後於定
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護惜為務
惟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
老虎遶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
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
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弥
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
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
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介習
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
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
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升刀禁火鵠
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
劾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効乃
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為妃治病

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姓
餘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
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贖車四
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
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
自入山將手加罪既至山寺礼佛見
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為
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
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
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慙愧懺悔仍
請出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
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
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
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
令除差施絹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
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捴
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辞還山王與
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
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猨叫
諠寺三日矣
捍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
州年十四投僧實禪師受治心法深

所印可經魏周隋崇挹佛化闡弘不
絶以靜操知名後歸于曇相禪師習
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諸經
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真後法開
用為承緒及隋開化並捴發之經籍
廣被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
擁徒結道綽有餘勲而謙損儉退无
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牀一食
用平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貲畜名行
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
數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
正法禀其歸護遂留宮宿端曰出家
之人情摽離俗宮中非宿寢之所數
引宮禁常弘戒約勑以牙像檀龕及
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今寺
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為所以財事增榮
日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
掩室下帷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勑
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為五彩
旋轉欹側見者發心鑿石為銘文至
皇帝鐫治將訖乃變為金字分明外
徹時以為嘉瑞也屬高祖升遐隋儲
嗣曆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

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群心勑捴經任辯不獲免創臨僧首于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懲靈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歆而揖之使夫饕惰之士悛勵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瘞于京之東郊故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袈裟存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

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惟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豊內溢聲流甿俗能感虵鼠同居在繩床下各孚産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為說法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為若此也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視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衲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聞邑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誠集受法獨不為一女人授戒告云

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
業不定者余乃濟耳時有不信其言
以為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
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踊汝牛尾業影
必當不起即以足蹋女君後空地云
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
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
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
為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業惡便
傾方為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
存亡將鄰聖之極矣或醫諸癘村受
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
唼之情無餘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
心業用為已任情向欣然初無頻慼
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諸晉盤立等諸
隱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
齡猒俗深慕出家迫以恒日取捄無
路歷任僚署頗經涼暑年逾壯齒方
蒙本遂三十有七被緇在道依清禪
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
長觀覺安立㳂然法寫無以志得林
泉銷形人世損略塵欲山學推先嘗

經行山頂悮墮高巖乃石上端居不

忘禪念其感靈如此逮隋文晏駕建
大伽藍以徽志德潛被召而供養大
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秋六
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
敢從德義送於終南楩梓谷中葬諸
道俗立銘樹塔矣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
信戀樂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
父母異而許之十歲巳從剃落敬肅
恭孝執履謙沖師長友朋接事無怠
修持戒行訶詠法言晝夜不輟誦諸
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章五十許年
初無告倦自末德不競並喪倣在釋
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
師服膺受業不以艱危涅志隋祖再
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
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說
法乘機闡起食椹懷音日有千計仁
壽創塔締搆莊嚴翻然脫屣就閑修
業親事香華躬運掃灑口恒稱讚日
常瞻睹善由巳積道為含生財雖有
屬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月二十

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
四初未終前數日不悆維那鳴鍾而
杵自折識者以為不越㨶矣通聞之
命侍者稱弥陁佛名迴心攝念願生
彼土有入室門人頂盖者夙夜祗奉
忽問盖曰厨中作何食耶盖曰為何
所須曰有達官諸貴来耳盖曰昔聞
生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
豈在人耶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
眴狀有所覩旁侍加香寂然立苟炊
須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議也有問
其故云見寶幢花盖塔廟莊嚴初夜
又迴首盻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
云有何縁務大然燈燭遂奄燈令闇
須臾復云火明何為轉滅盖曰室今
暗昧是師淨相不可恡也乃合掌達
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静山地動
搖門窓振裂群雉驚雊非恒所聞寺
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
廊下曰禪師若終必生淨土何以知
然向若眠中見西嶺上並是樓閣殿
堂乗空而去言畢方知通已終逝又
盖母王氏久懐篤信讀誦衆經礼懺

發心以往生為務貞觀十一年二月
臨將捨命弥加勤至目見牀前有赤
蓮花大如五斛甕許又見青蓮花滿
宅阿弥陁佛觀音勢至一時俱到盖
與姪薛大興共親聞所述而興見有
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久而自隱斯
並近事故傳實録沙門行友蕭晉名
僧為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
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
以談則三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
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
然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
我均苦樂遺欣猒亡是非故須迴向
願求摽心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
不然辟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
之來豈云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
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絶域寥
廓經途敻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
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
觀斯上人雖禀性温柔為人清潔其
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
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虛心遂
能目覩光明親見幢相[illegible][illegible]由衆夢

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
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
近大乘修行正觀察微塵之本際信
一念之初源便可剃棘播無常之音
梟鏡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
此如其眷戀妻孥縶桓弊執營生
未厭逐物已疲推有齡於危辛之間
畢一世於遑恤之際內無所措外無
所恃則長劫冥漫亦奚能自返悲夫
釋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
事王侯遁世無悶遍以僚省挂冠而
返濟年爰童丱智若成人齒胄之初
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
雖云小道略通大義故庠塾倫侶重
席請言後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
斯寔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識
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
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彌隆不服
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忍辱慈增上慢
愽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
相屬時共觀風榮斯袖舉會信行禪
師創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
聞欽詠欣然北面承部篤祇非喻合

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録山東既無
本文口為濟述皆究達玄奥及行之
三後集録方到濟覧文即誦曾無滯
訖雖未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
别部欲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
六卷首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弘
異集響高别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
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
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陁逅
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
善智天縱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
伏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緇銖入室
隣幾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
資形累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等
勤之上達也信行欲捐風猷雅相標
致時衆咸悦可謂以德伏人者焉撰
頂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制儀共遵流
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附葬于信
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豊導
引之說當令敷化宗首莫與儔之時
斃舉筵道俗雲合聲榮感欲後恐難
尋迹矣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

師于靜藹遊履感化每居幽隱頻感
徵異乃高恒度悉致驚俗故聲聞之於
遠周滅法不偶塵躅獨處秦嶺高步
松菀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
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
遺僧波波順俗用斯優給一何傾附
及隋錫弘教遂於鄠縣南山田谷立神
田寺養徒繼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
立信弥積逮文帝末紀栖隱岐山以
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
素就宣勅旨船迎謁見照預知之告
侍人曰當有貴客来至可辦諸食明
日果達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
及到照之住雖不覺惼然喪膽下乘
將進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
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沭汗情智失
守纔得傳詔餘無曆言久時少解乃
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檀
越善意相尋理無虛結食訖辞退照
曰蒙天子優及遠延仁壽但道在幽
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継接對莫
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神之
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勅

素賫香油一舟中景仰下詔曰禪師德
居物議道映遂初躬處巖阿養素崇
業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
以前虛仰景行重謁山門畢處身心
方陳對晤為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
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
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
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
戒行輕毀沉渾難清乃為說慈悲
仁育陳理喻遣竟不授戒斯亦體達
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
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
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
緝而受持無離惟自將奉而侍者莫
沾或有接持舉者而重若太山初無
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
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
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精穆住
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栖靜退屏人物
而住房連匝與衆比居整肅貞嚴希
言寡涉高衆咸德皆欽而奉之遊至
林房莫不捨履潛步肅然趣越也其

為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覔
客送迎足不踰閫至於僧法制度道
俗二食身先座首勵力行奉不以道
德用勵時衆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
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門者
不覺毛竪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
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
寺百有餘僧欽異崇仰有如天岸以
武德年中終于所住春秋八十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